三山王養靜先生集

三山王養靜先生集卷之九

記

餘慶堂記

縣富溪東行一舍之半其山環而縈中窈而深土曰塢蔣氏族居其間因姓其塢曰蔣塢蔣之秀曰孝昭氏少以文藝補郡庠從事以積勞于
朝擢主縣之嘉定簿孝昭氏年將艾父母昆仲俱無恙同居子姓殆五百指孝友恭讓雍雍肅肅內外無間言其名之堂額曰餘慶謁予記將以訓諸後人夫易稱積善餘慶傳言善積成名蓋善之名積而成也善之慶積

而餘也士君子之道惟懼夫善之未至弗計於慶之所及其理之出於天也耕而獲賈而贏其理雖出於天亦成之於天矣然良農弗以不獲而輟耕良賈弗以不贏而罷市唯種植播溉以盡其力藏貯懋遷以待夫時其成雖原於天而要則勉諸己也士君子唯勉其事之在己弗計其理之出於天或者以天之可憑必先責之於人此餘慶之應其有望於後者遠矣蓋父作於前子述於後其善之積非一世矣則慶之至歲計之而有餘其獲而贏者詎可不必之於天也歟蔣之子姓登斯堂服膺餘慶之訓皆當以善自勉毋忝其父祖則天之報施

于蔣氏保藏而麤之大者將不在彥昭氏其必有所在矣識知襲其慶於前尚思廣其慶於後此予尤有望於蔣之子姓也姑記于堂之壁庶後之獲而麤者知有所自

約齋記

泗州文學王文起氏學三禮以約名齋屢謁予繹其義為齋之記夫禮以約言者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蓋博學驗諸尋道問學也約禮體諸身尊德性也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蓋博文致知格物知之事也約禮克己復禮行之事也博而求之以究夫事物之

約而反之以為心身歸宿之地道問學致知格物也德性克己復禮也且孔子言君子之博約學也顏子夫子之博約教也顏子為道之力識道之真知夫子之教之學惟此而已厥後希顏之人求夫聖人之學舍此其何以哉予嘗善夫川之學海也惟行之不息未有不至于海矣約行之之事也學非知之艱惟行之艱誠行之有漸猶泉之達而不輟詎非川之望夫海者與文起氏學夫禮有年矣以約名齋蓋致知力行之事其唯川之學海毋為山之簣止焉而已矣或謂孔子稱以約失之者鮮其亦脩己之理非予文起氏禮學之義誠能

以約自勉予知識句之內孫孫乎以禮自治者其必涵之士歟第著其義于齋之壁予將驗其發而考其行之至焉

琴室記

韓府典樂林景雲氏閩大族也幼學道于鐘上風格清臞志趣高爽誠方外士也以樂舞生召居神樂觀者二十年以琴聞縉紳間擢今職　賢王嘉其材特書琴室之扁以寵之其榮至矣予聞造其室庭前老槐四五株有影在地窓外竹數十箇風來有聲室僅尋丈弗陰弗寒石几銅罏與琴相稱典樂肅客已正容端坐為鼓一

再行泠泠乎若友麋鹿隣泉石而樵歌牧唱之在耳矣拂軫而奏颯颯乎如乘長風駕輕帆而春江波濤之在席矣改絃而張悽悽乎烏之夜啼雝雝乎鴻之秋鳴既而白雪交下熙熙乎陽春之和相顧失色四座駭愕而輟轄萬象之變遷吾前殊不知身居一室之內矣振袂而休備琴在匣若盌酒瓢笑談叙懽典樂起拉客以手加額曰走獲優游文物雍熙之世以陪縉紳後官吾賢王之賜帝力之加也敢不知其所自無何典樂以琴应邀復記蓋聞聲德之華也德聲之寶也若古昔神聖制以禁淫辟去邪淫以反其天真者皆所以全其德矣

于舜堯韶金石宣暢至和而振德之華以昭夫治世之音者實奏室有以發揮之也因記其言于座之右

味書樓記

口之味同嗜也猩唇豹胎之美菖歜羊棗之惡嗜之者有間矣至於菽粟芻豢人人悅之弗悅菽粟芻豢者非人矣夫菽粟芻豢味之正也猩唇豹胎菖歜羊棗味之僻也嗜其正之美者十恆八九嗜其僻之惡者幾人哉菽粟芻豢若索美惡之異恃之以生不可一日乏也其氏所嗜亦各有取焉耳閩郡諸生鄭定德安扁其藏脩之樓曰味書請予記之訖三祀未復其請後以疾休居

遂憶以記焉且口之嗜於味者天下之口相似也其曰味書詎非茂天下之口乎予乃偵諸方簇術讀仰思徐徐于于厭味以舒始知樓之間簡編典謨積以噬隱几以哺吞吒諸子咀嚼百氏距楊墨之疑似屏老佛之誕虛温故知新探賾索隱缺德之精華飫道之膏腴謙然而自慊悅乎而忘言充充其適綷綷其餘豈若耆猩唇豹胎者而欲爲身累嗜菖歜羊棗者而性與人殊政猶芻豢之悅我口菽粟之養我臂伸俞兒喻之而嘆息易牙知之而嗟吁也哉柳子聞諸孟氏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味

也仁義之飽亦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予亟愧染指於黿鼎之側記之所以爲食而不知其味者告焉洪武壬申端午日書于養靜齋

戲綵堂記

古有一言一行之善後世稱之慕之弗啻若出諸已者非其言行之有裨於世教必其人之德義功業可以爲世重也有若韓伯瑜泣杖仲由負米毛義奉檄崔邠導輿王陽畏道狄仁傑望雲之類其片言細行特見一時無玄微莫知高遠難行之理舉世類能談之以爲爲孝者之勸其能稱之慕之則而效之君子所以予之者豈

非以孝為百行之源也歟予友泰顯思文氏與諸弟家居養二親嘗取老萊子戲綵之事顏其娛親之堂思文領鄉薦游成均而戲綵之樂弗能頃刻忘于懷也間謁予記之予考老萊子養二親行年七十故作嬰兒自娛着五色綵衣取漿上堂跌仆臥地為小兒啼或弄鶵親側蓋不忘童孩娛親視聽俾忘其年之耄期而為樂之未艾也與泣杖負米奉檄導輿畏道望雲之言行若人人可知可能因其事而原其心非庸衆人所知所能耳若老萊子可不謂絶孝人歟思文稱之慕之則而效之君子所以予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嗟夫世叔俗婾偖

褒飾德色取箕帚誶語俾聞戲綵之風能不戚戚於中也哉思文誠因古有一言一行之善能稱之慕之當思古之爲孝者其功業顯於當時德義師於後世立身行道以究夫百行之源思有裨於世教之重則戲綵之堂弗特爲一家之勸將以勸於天下也秦氏之子勉焉

作息庵記

天地以歲計春夏而作秋冬而息人以身計少壯而作衰老而息業以日計晝而作夜而息此陰陽動靜之理而人與天地相似也夫天地之生物以春生夏長秋冬收藏一歲之作息也人之處世以少學壯老退休一身

之作息也業之在巳以晝則趨事夜則佚體一日之作息也使春生而夏長無收藏之節則萬物何以成使少學而壯行無退休之年則一身何以止使晝而事無佚體之時則一日何以分皆陽動陰靜自然之機天地以之成歲功而況人之道乎廬陵羅仲固父僑居京城之西屋後有圃數畝構庵其中左圖右書畦而蔬沼而魚花木成列朝出耕暮歸其居香一篆酒一壺其樂于于自謂

帝堯之世天下大和萬姓雍熙少老擊壤而謌此其時也吾年之耆與年之會此其樂也因取其歌日出而作

入而息之語題其菴以見晝作夜息并飲田食皆蒙夫帝之力矣間過翰林以作息菴謁予記予聞天地之生物與人之處世同一作息之機也姑以其業言之日出不知作固無以養其生日入不知息亦無以遂其生一作一息所以順人之道以合天地生物之心仲因父特是名菴誠有以涵濡　聖澤之長亦有以知陰陽之理者與抑予聞横渠張子曰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則晝之作夜之息動靜皆有道以寓之予將坐仲因菴中相與語夫道之至因記以訊之

梯雲樓記

古昔以雲紀官故後世稱科第之榮仕宦之顯者率以雲爲言之或曰雲從龍之物聖人作而萬物覩有臺君之象焉或曰雲舒則彌淪六合卷則退藏無形有處已之道焉或曰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有澤物之望焉所以名公鉅卿騷人墨客率以雲爲言科第仕宦之榮顯者有繇也然未嘗有梯雲之名至王禹偁作聖主親試貢士歌有屈指方經五六歲如今已上青雲梯之句天下傳誦之若有梯雲之名亦未嘗有梯雲之實惟容齋隨筆載樞密鄭僑省試未廷對夢坐中一梯雲氣圍繞竊自念世所謂雲梯者是歟俄至梯

例遂登之及高仰望大石若壁巴忽冉冉立石上既為
天下第一其亞則石起宗也嵩主司先以石君守至唱
名始易之則雲梯之實擧于樞密公亦可見科第之有
定仕宦之有緣惟勉孫問學德義以期待之可也三備
李峯孫文兄齋孫濟宋左丞相兼樞密使宗勉裔孫也
世居石屏源上其先君子芳華氏搆書樓屋之偏命二
子藏脩樓中題其楣曰梯雲蓋期待其科第進身以紹
祖武也用是峯領鄉薦入成均預秘閣篡脩之列念先
君子棄館舍而母夫人垂白北堂私心彷徨無以會
樓之實謁予記以廣之夫雲唯官之紀峯也學古入官

猶雲從龍可以事
君卷舒可以處已其雨天下可以澤物則雲之𫝊賢升
高行遠之卜也異日郁郁紛紛蕭索輪囷將爲治世之
卿雲予於庠也有望焉因記以期待之

涵碧軒記

東南山水之勝越爲最越之山水之勝上虞爲最上虞
山水之勝而夏蓋湖爲尤最湖則滉瀁瀰漫湍滀𥨍𥨍
鷺洲鳧渚出没遠近岍花汀芷芬芳披拂烟消日出漁
歌欵乃擧目之際一碧萬頃襟于湖之前者爲曹娥江
爲鏡湖倨于湖之後者爲白馬爲尚綈之湖環帶于湖

之左右者為泰望為謝安石之東山為雲門爲日鑄層
巒疊嶂凝緑絢翠靡不迴奇獻功以効其能旦夕晴雨
與時移易雖終老于湖曲若有不能窮焉江右僉憲王
侯友儀未出時讀書于湖之上因顏其軒曰涵碧洪武
甲戌冬按事苕郡戾止泮宮謁恭記之某嘗讀漢書閱
郭林宗之稱汝南黃憲曰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
清撓之不濁蓋以其人之德之似非以山水之勝也侯
之名軒之義詎無意歟藏脩之暇俯仰之頃則即夫魚
鳥之游泳而皞皞然游於造物者與心涵即夫草木之
蔥茂而熙熙然保合於大和者與身涵清冷之聲與耳

涵屋明之色與目涵蓄非曾次悠然直與古人同體者疇其有之豈特山水之勝云乎哉頽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以范穆侯言之隸於侯侯亦云

松月庄記

聯閩城東北行五里許山曰金鷄厥眠緣山為村而居又折而北有山若翏趨而俯俯其首而舒其鼻四山廻合泉水交會其地則今戶部員外郎張君叔高葬其先大夫之所也員外君未顯時買屋數楹于村之南政與冢塋相直思所以為拜掃之廬屋前後有松數十株輪囷偃蹇明月東山濃陰蒲地于斯時也聽其聲者謦欬

之在室視其色若丰儀之在堂其心有不能自已洋洋乎羹墻之相面也因扁其屋曰松月庄以寓其所懷數囑予記之以告其後人予聞諸鄭氏曰冢塋之間孝子思慕之所故曰墓也夫古之大孝終身之慕豈皆父母俱存之日蓋無聲之聽無形之視未嘗不慕也宜夫望其松若桑梓之仰對其月若霜露之履而悽愴怵惕之心有不在於聲色之間嗟夫員外君純孝人也當松月之頃其心思慕若此後之人企仰光陰能心其心而為慕其錫類不既多乎予知芝草秀甘露降將交集夫松月之庄其於張氏有所徵也夫姑記于庄之壁以為之引

留耕堂記

古者士生於農則士未嘗不耕若伊尹之莘野龎德公之鹿門諸葛孔明之隆中皆未聞輟耕而爲士也後世士專問學以仕進爲職農專稼穡以粒食爲業始岐爲二若不能相入孟子曰無野人莫養君子無君子莫治野人蓋以君子勞心而治人野人勞力而治於人隨其職業而言非爲士不待耕有力耕以爲耕有心耕以爲耕之異矣以力耕者力有未盡則秋罔獲空乏其身家而已以心耕者心有所偏則念慮之微存想之密貽禍流害莫有底止予於留耕之喻有以見君子不忘其力

本之舊而自警於方寸之地其所繫不既大乎監察御史吳興沈公以留耕名堂徵予記之予惟力耕者植之耘之溉之穫之盡其力而留者秳秳夫倉箱而已心耕者仁植之知耘之禮溉之義穫之究其心而留者何有哉蓋庸人之留者物也君子之所留者不物之物也物以留於人或有時而盡惟不留之物以留孰之若無徵之則有用之不窮其所留不亦大乎沈公以留耕名堂其有徵夫方寸之實留以遺夫後人俾世世耕之以食其利天之相夫沈氏者未艾也公繇太學生為縣令兩為監察御史其留蓋有素云

海上仙舟記

海上仙舟行人廷平聶宗羨氏自況也宗羨以碩學偉才繇鄞縣丞遷行人其奉使四方也嘗過扶桑之谷西抵潏羽之淵南踰朱垠之野北游陰山之磎其瓌偉之見怪異之聞多矣何獨以海上仙舟爲況耶蓋嘗舟出琉球大小二島歷古城爪哇暹羅真臘諸番窮夫西洋絶域當天光雲影動盪上下風馭浪馳萬里一息日月出沒望若舟外蛟龍黿鼉起伏咫尺而蓬萊閬苑之山可指而登洪崖浮丘之屬可揖而致誠海上之仙舟矣昔張騫河源泝星漢得織女支機石而歸似以舟而通

仙與表儀客同衆人迎之若仙其仙惟在於人
聖朝治化極海内外行人口銜
天語表揚威靈九譯而傳夫遐荒異土之氓彼吾冊識
若翳雲霄凌星辰從天而下而使者敷化理宣人文乾
旋陰闔頃刻間猶人中之仙也以宗英之稱厥職而張
之才郭之德又若有以兼之而仙舟自況不虛矣因記
以遺能詩君子爲之倡和云

椿萱堂記

世之具慶者類談奉親之堂曰椿萱以莊言大椿八千
歲爲春八千歲爲秋稱父曰椿祝其壽也詩言焉得諼

草言樹之背諼忘憂草也一曰宜男皆北堂也主婦所居蓋母曰萱致其愛也夫人子事親凡所不用其情雖甘毳以養之而心未爲足雖爵祿以榮之而心未爲至所以愛之壽之祝智力有不能若而曰椿曰萱見其心之不能自盡于事親之理宜君子所予焉錦陽張泰茂春氏世居郡城之南兄弟五人皆克成立而父文祥母楊氏俱垂白康寧撫慈因所居擬荷山錦水之勝重構奉親之堂扁曰椿萱繼而郡邑薦泰暨其弟輝才行辟授驛丞泰擢北京留守中衛倉使其游京師聞予嘗撰授于錫巧記其椿萱堂惟子之愛其親也莫先大壽祝

其壽則發之心何如耶君子探其心有以知其立身行道不辱其先矣彼借鋤德色取帚誶語之俗俾聞椿萱之風寧不慼慼於中者乎登斯堂而讀予記益其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然則不可不書

積善堂記

拱把之木其積也可蔭牛馬干雲霄涓滴之水其積也可爲陂塘成河海纖微之善其積也可潤身屋澤子姓厥理同也木與水之爲物也其植也可待其流也可視其至也蔭牛馬干雲霄爲陂塘成河海雖鄙夫愚婦賤工穉子孰靡物語厥理率能知之至夫善之積也審之

於造次顛沛之頃擇之於膠轕糾擾之際其得也則虛其視也則無雖智謀之人弗能訣其實賢哲之士弗能發其蘊唯知之精行之至勉之於己矣敢必之於天而天常不能遺於善人所以能勝於人與物者尚矣都察院都事洪蓮道氏湖之德清人其先世皆以善稱嘗顧其所居之堂曰積善至鄰事荐父母俱垂白無恙子姪挺立蘭玉芬芳蒸蒸致大府聲譽燁然間徵予記其堂予聞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猶水之源其後之深則流之遠木之根其培之厚則發之宏明夫水木之理則積善成名[illegible]有在也耶夫善人爲善固弗爲福慶之計而天

定之理自非遺於吾人予知洪之子姪而成名者未艾也將見勝殘去殺之政有裨夫　至治之世者於斯堂有所徵云

忠節堂記

愛生而惡死人之至情也故世之違德背義含垢忍恥爲人汙穢擯斥而不齒者非已弗知之眭生之難舍也夫身都將相之位官受民社之寄食肥衣輕駟馬高蓋一旦能審利害決死生見危致命臨難毋苟免君子猶予之不暇其官不踰一命涪湛末僚身蔑面槐列隸之責家之三釜五鼎之養誠能戕仁取義弗苟其生宜君子

以爲難列家之婦人孺子一言蹈節相望就死異體同心若出一人所謂絕無而僅有者君子以爲何如耶嗟夫忠孝節義天下之大防也防之不立奔潰旁午藐趄汙下天地爲之不順日月爲之不明寒暑爲之不時三綱淪九法斁人道或幾乎熄矣其須綱常之重立天下之大防崇顛貴賤存亡而爲之而人道以之扶持憑藉者豈有取於劉良一人而已良字遂之婺人也少習經史卓犖不群以材擢常州萬戶府知事方僞吳張士誠寇常備禦之力良居多焉其次子悌以千夫長守望亭寇至不屈死之攻圍日迫良曰主帥嘗穩忠効力以死

從事與封疆相存亡主帥將總書告援浙省難其人良
請以長子穀往援未至而城陷矣良語妻子曰吾爲王
臣義不與寇俱生若等肯受汙辱乎即投河以死妻周
氏婦姜氏并子女八人相繼赴河死良時年五十有五
勝年二十有七又十二年 天兵破姑蘇定常州穀獲
歸始知一門死事號慟莫及常人憐之穀後爲嘉興庚
官死無後又三十年文從子北京刑部侍郎良以孫祺
爲穀後拓寬基址葺搆屋爲特祀之堂揭其堂曰忠節
徵予記嗚呼忠節之義臣道婦道備矣臣死忠婦死節
人道以立實天下之大防也覩常州一門死事惜予章

昧之時官失其職史失其傳否立天下之大防若弗暴白于後世可悲也夫侍郎公懼先德泯滅撫實特書以爲子姓之範世有愛生惡死弗顧人道之重者登斯堂能不感感於中也哉公嘗入史館言直聲著記其堂非私于劉氏蓋忠臣節婦有而不書亦天下士君子之責也爾兼而有之書以爲重人道者之勸

三樂齋記

予入翰林與泰和梁用之氏同爲脩撰拜其尊翁不移先生於官舍先生問學該洽操履介潔議論錯綜今古皆有據依詩文高古非兩漢語不道也復識其爲

之氏以瑞郡訓導考績待銓天官其在瑞日江西參議
李思聰與本之交好題其齋居曰三樂第徵予記之予
謂不可必者天也不可期若人也士君子於天人之際
有弗計焉者惟求夫己而已矣以先生之爲父以用之
氏李之氏之爲子皆能慎言勵行以究聖賢之學其於
俯仰無愧怍可知也雖仰不愧俯不怍則天人之理自
有契合者焉用是其昆仲兩教庠序英才輩出卓有成
續其父母俱垂白強徤和豫以享旨甘之養予知其有
得夫天人者其理皆出於己也昧者弗求於己唯信求
於天人不亦謬哉視梁氏之三樂其庶幾孟軻氏之意

也歟用之氏孫鄉爲擢教岑溪三遷四會陽春縣令入翰林兼右春坊右賛善本之氏今爲溧陽縣教諭諸孫藝藝蘭玉芬芳乎謂梁氏之樂之澤尚未有涯涘也因記其所得於天人者以告乎其後

風樹堂記

嗚呼人有抱終天之痛而莫伸者惟於父母爲然也當貧賤之時父母無恙奔走於衣食菽水罔充旨甘莫備不足以爲悲也或在襁褓孩提之際父母棄捐容貌不留於目聲音不留於耳恝然永訣不知以爲悲也及其挂望爵崇祿厚位尊金多乘安策良割肥剖鮮回顧高

堂菴長逝其心之悲為何如哉此仲由負米百里
而不可得皋魚披褐擁劍而長號此皆以為樹欲靜而
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其有抱終天之痛而莫伸者
也武略將軍長沙衛千户楚侯端字正伯鳳陽府之潁
上縣人也初元季草昧群雄並起
真人龍飛淮甸其先將軍成仗劍來歸即擢鷹揚衛百
户國初從征陝右殁于行陣間時洪武元年十月之二
又一日也母夫人旁氏家居京師遠先於將軍十有一
日卒侯時六歲乳母單憐而撫育之不忍去嗚呼相距
甫旬之外父母淪沒侯煢煢孑立方是時孰謂楚氏之

門能大李又十年侯以蔭補為襄陽衛百户積勲且久將轉今官歷階五命朱衣銀帶禄且厚矣但以親不逮養有抱終天之痛歲時伏臘比謁稽顙號慟欷歔起居飲食語及其親淚潸然下此所以為抱終天之痛而莫伸者也夫往而不可追者親也來而尚可為者名也政當幸職戎伍决勝邊陲崇爾令德懋爾威名則策勲竹帛銘功旂常以匹休夫古之良將俾天下後世知楚氏之有子則二親為不死矣傳有之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侯其圖之侯嘗請予扁其所居之堂余扁以風樹并記其歲月出處盖以泄其悲亦以勗其成將所以造夫人

也是為記

覺軒記

洪武二十五年夏六月今
聖天子入正大統綏萬邦禮召天下文武諸司毋論崇庳各以其官之長長度地遠近為期啓行畢賀于朝予以永豐令叨長也職當行以期遂舟而東會風而止時同止者毋慮數舟予因命涖促席于舟之中以延其所知者五六人酒半客有指舟而談曰舟猶人也其運動知覺顧有以使之苟使之不以道非邪則妄矣人不猶是與或有辨之曰舟器也本無運動知覺其運動知覺者

人也人也自有運動知覺矣待於人哉客復之曰子先覺乎後覺乎莫先覺者以古為師經為訓而覺以道後覺者以師為式言為律而覺以人覺雖先後孰謂無所待於覺也哉酒已客且沽醉扣舷而歌曰人之蚩蚩弗識弗知貴富者盈貧賤者虧既得者樂而失者悲獨不見盈虧得失猶物於時榮華搖落過眼而非百年駒隙渾夢之為曾不一寤聊以此推予顧謂小子曰客其知命者與明日有袖覺之軸者求予記之予因念或者之辨行而不知覺者也若客之歌覺而未及行者也行不知覺者也行不知覺猶夢而動誠可矜爾覺而未行如

而忘返亦可悲夫嗟夫人生少而壯壯而老畏途夜行覆轍幸迴誠醉生夢死其覺者幾人哉若軒之翁以覺自名其視夫盈虛消息之理榮辱得失之機者審矣詎非天民之獨覺與抑亦覺今是而昨非與寄聲寥廓幸有以覺我焉覺軒翁聚姓德堅字其子濟平為南昌之新建校官廣之德石人

永思堂記

人子之思夫親其常也惟思之永則難矣思之永匪行之則雖難亦常也惟思而致其誠行而著其身則孝之備矣夫親之殁能致其思思能致其永則一出言一舉

是不忘於父母其孝子之誠可謂難矣然一出言之源
當思吾言之顧夫行一舉足之際當思吾行之軌夫道
則行日植德日懋夫然後揚名顯親之理皆於永思以
得之則孝之備而子之職盡矣此予於永思之堂有所
取焉信之弋陽縣治西行十五里許曰九州胡氏世居
川上其有爲泉之同安縣令曰淵者昆仲四人淵其季
也淵以邑弟子貢學優行成入胄監宋衣銀帶出宰百
里回首高堂奄奄長逝雖獲厚祿弗逮色養風木之痛
曷有窮已廼於所寓堂楣揭以永思表其心之所存也
予聞而悲之曰親殁而思思而弗少置可謂無所用其

悖矣誠能致其親之思以思爲己之理則言有物行有恒而德成於己可以語於人矣他日八閩之南有以孝爲治者必胡氏之子也因其行謁記堂楣之左方取後子姓登夫堂有感予文知反身而自治者未必非茲堂之錫類云

三山王養靜先生集卷之九

三山王養靜先生集卷之十

記

三友樓記

上饒朱伯祥氏構樓以爲圖書之居樓前後隙地獨與竹松梅三者共焉伯祥志趣不群好尚高古閉門却掃塵無凡賓披圖讀書之暇輙與三者相爾汝並立而榮相上下無厭久而忘形莫逆於心猶管鮑王貢之相慶將以終其身焉不知其爲竹爲松爲梅也迺大題其樓之楣曰三友客有登其樓難其題進而語之曰吾聞之尊賢容衆嘉善矜愚汎愛衆親仁人君子之道也今等

之友其數曰三將從事吾夫子之教審擇夫損益之友
也哉抑觀夫世路紛殲友誼之陵夷將効夫程公勸門
以箴客來穆著論以絕交也哉樓之主人莞爾而笑揖
客與坐載復之曰吾聞之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
者利窮則散人之情也久而能敬夫子獨稱乎平仲非
其不可子張有非乎子夏此吾之三友蓋亦兢損而求
益也哉請歷指吾之友以告於子可乎惟爾之竹分陰
淇澳虛心不回勁節不曲其直者歟二爾之松徂徠其
宗寒暑不爽節氣不竊其諒者歟三爾之梅孤山之陽
德馨孔懷為衆之君其多聞者歟吾與斯三友託心於

形骸之外寄跡於山林之側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無無勢領之慮無剩竊之責無敬衰之危無拒人之危此吾之所友所以友其德也子求其心毋泥其迹斯亦從夫先進野人之辯矣傳曰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噫其道久矣客唯唯而去時一擄村人客上饒聞其說于郡之張生遂次其問答之語以記鏝之東壁顧以厠夫三友之末云

永思堂記

古者鼎彝有銘以稱揚其先之美示不忘也夫先世游

言之善細行之懿尚欲稱揚之以著諸後況其親乎此永思堂之有記其鼎彝之銘也歟且人生而有心有心皆有思也幼而鞠于親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雖兼教之思未嘗不思焉長而奔走于四方駟馬高蓋心志之所適也重茵列鼎口體之所安也豐聲美色耳目之所娛也其親逝矣雖賢者思之蓋有時焉嗟夫豐聲美色重茵列鼎駟馬高蓋雖不賢者亦知思之其不得者蓋有命焉若心志之適口體之安耳目之娛雖賢者得之不足以掩其親之思其行亦少損焉唯孝子則不然霜露降心焉悽愴雨露濡心焉怵惕入室僾然若見乎其位

出戸肅然若聞乎其聲歎卑卮匜思口澤之所存也簞席枕几思手澤之所在也吾惟吾親之思雖駟馬高蓋不足以適吾之心志重茵列鼎不足以安吾之口體豈若美色不足以娛吾之耳目朝而思夕若近焉寐而思若見焉君子有終身之喪若泉衛指揮童公其庶乎公以明威將軍出鎮方隅而母夫人奄棄榮養懷風木之哀抱終天之痛迺作堂于墓之左題曰永思示不忘也昔樂正子一出言一舉足不忘其父母高子皋執親之喪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以童公將門之將其親遠矣思之若新喪焉視夫古人殆若過之吾之知錫類于

家者多矣予史氏也記之將有擇焉

三省齋記

聖門高第其道篤實先揮莫曾子若也曾子之學爲人謀而忠與人交而信傳於師而習後日以三事省其身以求其不及夫學莫切於省身而省身莫先斯三者所以真積力久卒契一貫之旨而聖人之道獨得其傳百世以下學者宗之矧其子孫乎德興令曾彥立氏少游邑校習三禮與予爲同舍生以辨於禮遂爲諸生高第繼而長汀聘之爲邑弟子師而汀之士子以三禮領薦者皆其指授也時以其殖於巨比困於佔畢而狂其通

斂之才卓犖之器也廼起為令于德興治未甚民之去者以復地之荒者以闢賦者以均訟者以息邑大治頌聲四作識與不識皆稱德興之有賢令也三載考績于朝例復其邑行且謂予曰自我之為弟子為師為令至則必葺治一齋以為藏脩之所其扁皆曰三省不敢有所易者所以師吾祖也師吾祖省吾身治吾人其唯吾祖之忠信而已予因謂曰學與仕雖殊途其要在乎有本學而無本則口耳之學無以誠身仕而無本則誇飾之政無以服人行而有本猶源之水其出無窮宜夫德興之學之政其見稱於人也夫毋忝爾祖聿修厥德吾

予有焉敢請以記于齋之壁

東汾書舍後記

東汾書舍天台李原妥氏先世所搆也東汾台之臨海之水名也其先在唐時有為台之刺史因官而家東汾焉至宋寶慶初曰夢與者以咸里之懿累官平江等路幹轄自以家世儒業弗樂武弁迺致政東歸因其所居之東搆書舍以教其宗族子弟即其地而名之曰東汾書舍宋丞相葉西澗書銘之元季燬于兵入 國朝曰與正者因其址重建之視舊有加焉原妥謁選京師援丐記之意吾祖文中子當隋時嘗有志於天下出獻太

乎之策隋君不能用遂西歸講道于河汾之間其門人房玄齡杜如晦薛收以其道大顯於唐文中子雖不得勢以行道於時其道得其人以彰於後至今河汾之光炳煥簡冊於予亦有榮耀焉矧台為東南文獻之邦臨海素稱俎豆之鄉其東汾書舍雖因陵谷變遷而詩書禮樂之習百有餘年不少衰足以為台之文獻之徵矣吾知李氏之門其必有若房杜薛而出而鳴東汾之道于天下不在于原安而原安其必自知之吾祖之道東矣因薛而記其合之璧俾李氏子弟來游于茲思有以實吾言焉原安與正公之嗣子也以鄉薦兩為儒學官

奎峰松屋記

奎峰閩之長溪之山也松屋進士林壽氏所構也何以曰奎峰松屋以壽葬母氏而名也方壽之母氏棄背時卜兆于奎峰之下壽遂不脫衰絰廬于墓側手植松數百本朝夕倚松號泣鄉里哀其志即其也之有而稱其居也當服除以先王之制不敢有遺廼思所以為孝莫若立身揚名以為其親顯遂躡蹻負笈游于庠序之間者數載以永樂元年之秋領鄉書明年會試南宮洎廷對俱中式　賜進士出身觀政于臬司或中夜而朝或莫夜而歸而奎峰之心恒接于目墓上松聲恒接于耳

雖身處椐棘之行而心未嘗不在于奎峰之下矣嗚呼世降俗偷遭親之喪飲酒作樂無異平時古或有此人知而非之今之大夫士見之亦以為故常其可哀也已聖朝以孝治天下以先王詩書禮樂之化以洗夷虜之風吾知林氏之行蓋有所本歟若子有終身之喪有永慕之誠若林氏其近之翰林待詔高君廷禮為作奎峰松屋之圖予為記之蓋取同郡之好亦稱人之善之義也

排山讀書處記

新淦鍾煥文伯侍其伍藴文先生教諭于永豐永豐居

信之上游群山秀峻大溪清徹屋宇籬落依山而居民業樵作蚕桑逐末者鮮俗尚朴素有古之餘風文伯叟而家焉遂擇其山之環溪之匯地曰桃山者讀書其下有年矣永樂之元以春秋家學出領鄉薦明年會試南宫不捷得四川之廣原教諭以去且踵門告予曰昔先生作令永豊日煥捷承教蓋以有今日茲夫廣原將有萬里之途回視永豊山中講習之所誠猶胡越之南北然風雨雞鳴能無戀戀之私乎幸先生遺之言以慰溪山之靈庥訂重來之盟也予因曰古之大夫士未出時讀書山林之下及其顯也文章事業為世所知故後人

其風烈目其地爲勝蹟者比比子能以古人自期待
焉所聞行所知俾高明光大卓卓與古人並稱則求豈
之山水因子而播誦於人此山川之勝不能自勝廼因
人而勝視諸古可知也子其勗之文伯曰幸有以教之
願次其言以記山中

康江書室記

爲臺榭以備謌舞可謂樂矣非其道也爲庫藏以貯貨
財可謂富矣非其教也爲庖厨以治膳羞可謂適矣非
其禮也爲池館以結交遊可謂壯矣非其恒也合於道
可以教中於禮可以恒其唯爲屋宇以事經籍者歟夫

經以明理籍以記事總謂之書也士君子窮理則志正性情和記事則識見明思慮遠雖無歌舞之美其道可樂也雖無貨財之積其數可富也雖若無膳羞之味交游之快其禮可適其恒可壯也此爲屋宇以事經籍其與爲池館臺榭庫藏庖廚以居交游歌舞貨財膳羞相去奚翅千百乎於廉江書室有所取云爾豫閩郡南行三舍而遠濱江成村巷陌縈廻宅舍周容花木映帶其地曰廉江趙清惟本家焉其家之偏構屋數楹藏書萬卷將以爲子姓之訓因其地曰廉江書室惟本游京師謁予記予惟藏書之有室與書之有益於人者舊

美而世之樂聲色者樂極則哀富貨財者財匱則貧耆滋味者味厚則毒廣交游者勢落則去必然之理也惟能讀書數卷可以立身窮經一帙可以成名則書室之澤可謂弘且遠矣為趙之子姓登其堂入其室讀父祖之書當思士君子所以立身成名之道則不負書室之意庶幾有徵於予言性本讀書明理克家子也其叢君子年又以學行檄為吳江婺源兩邑簿出使交趾其家教有自云

紫雲清趣記

莆郡東行十里許有山曰紫雲巍然若奔而立隱然若

去而迴而陳巖壺公諸峰遠近拱護其外則畝畝聯屬青滄縈紆而屋宇成聚竹木成林誠莆之佳境也游永暉氏世居其山之陽朝出耕暮歸讀古人書當風日佳時緣澗而登憇林而休俯石而坐擊樹而謌睥睨乎若得其樂將終身不改其趣殊不知車塵馬轍而行役之擾擾也後以郡縣辟從事案牘間繼而計偕京師簿書期會旁午相尋睠茲紫雲之樂若在天壤外其趨日往來于懷未嘗弗引領而東也因題其寓今曰紫雲清趣以志來梓之願也謁予記其槩予惟莆稱山川之秀尤為文獻之邦比屋業儒而搢紳相望舊矣永暉氏詩書

筭衮為文無害弗絶弗隨克念其素思適其初服以遂其趣而視世之事筐篋者辱貌深情雉勢利之趨患得患失老不知止其清濁為何如耶記以表其志之所尚而其人之賢否可知也永暉氏請歸勒于山之石因書以贈之

竹所記

諸暨縣東五里許溪曰浣紗其民依溪而居園林幽深花木稠密稱邑勝地也上舍王志中氏世居溪上其屋四旁皆樹竹溪流屋後遠近望之而擬淇園渭川不添也當春雨既霽苔土龜坼粉籜飄香苞笋抽鬚其生蕃

可捫矣炎日當空清陰滿地纖暑不受凉意自如其藹
可知矣秋風漸高鏗金戛玉中虛有容音律外宣其聲
可聽矣霜雪交至萬木凋落撑翠之色若老愈壯其志
椽可玩矣竹所四時之間旦夕之內嘯詠坐臥無適不
宜故士君子多樹之蓋以比德焉或曰竹所其祖子猷
公不問主人徑造者而賢孫子將襲其名而為之地歟
此竹所宜為王氏有也遂志中氏辯竹所遊太學日後
筆硯隸之列而竹所之居常在夢寐中矣間過翰林徵
予記將東而訊安之予因識之曰昔之竹所吳中士大
家也今之竹所宗人家也予將效予祖徑造之何必問

主人耶志中氏傾耳曰然因記之俾歸刻于竹之上以
俟予他日坐輿之出焉

北堂春意記

禮婦洗在北堂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背北堂也蓋房屋所居之地半為南堂半為北堂北堂主婦所居稱母氏有以也春物生時也孟郊詩比母得於春暉以春之生物而德猶同極也矧其時和融悅豫萬物發生人子養親能使其心和融悅豫其意如春可不謂善養與閩郡尚彬宗賢甫幼不天獨與母夫人周氏居遠長郡
國推擇為從事洪武間授龍虎衛司吏永樂改元選爲

之織染局使蓋得祿養親居早自樂也近臣知其精以
賢良爲擢廬之英山令爲其母夫人所居之室曰北堂
春意與予友善徵記之予惟天以生物爲心而春實生
物之時也人子受生育之恩視其德之重弗猶於天乎
而春以和融悅豫爲德猶親有和融悅豫之意則子之
善養可知矣誠能以事親之孝移忠於
君老老之行移孝於人予知英山之地春意藹如皆北
堂之間推之也昔宋璟愛民恤物人謂之有脚陽春則
北堂春意實有望於令焉因記其槩以歸之俾知生物
之道有所自

存德堂記

信郡永樂鄉藍山之陽玉溪之上有隱君子黄剛中氏樸茂敦愨鄉以有德稱恒自言曰人各有所存也彼倉廩之存菽粟將以禦饑也篋笥之存布帛將以禦寒也金玉之存於家將以備夫貧窶也殊不知菽粟有時而盡饑不得而食之布帛有時而亡寒不得而衣之金玉有時而耗散貧窶不得而用之吾無金玉布帛菽粟之存而饑寒貧窶有所不恤豈皆無所存也耶顧吾生所受上天之正理行而有得於心者獨不可存以貽於後扎因題其堂扁曰存德縉紳先生多可其言其子賢以

鄉里擢掾於郡從事兵刑工三部年勞最擢正八品書銓天官謁予記其堂以告後之人予聞諸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夫心是活物須操存而不失失則放去莫知其鄉性是實理須存養之而不害害則遺悖莫知其極唯君子存之者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夫然後氣不逐物而此心常存事必循理而至性無害則無適而非仁義矣後之登斯堂者服膺茲訓當思人之異於物者其幾只在夫存與失之間誠能戰兢惕厲有以全夫所受之正予知黄之孫子其德爲不孤矣

因記于堂之東壁將爲存德者之儆云

致樂軒記

樂人之同欲也樂得其理義唯君子所獨也夫事之可樂者衆矣貨財爵位輿馬宮室聲音采色臭味奕逸皆人所同樂亦人所同欲也君子之樂未嘗不與人同唯致其理義之適則樂若有異焉千金之産非所予也則甯留而居貧萬鍾之禄非所受也則辭尊而居卑至若避勝毋而不居聞朝歌而不入辭嗟來之食遺十乘之去秉燭以辨其嫌遲疑以服其勞非君子之行求因於已取異於人特理義之適而致樂於方寸則仰不愧俯

不怍其君子之樂歟壽光王彥輝氏少以才諝辟邑掾計偕　京師調地曹亦有年矣以積勞階正八品主京之江寧簿嘗從縉紳先生游以求誠意正心之學遂服膺子程子之訓昔受學濂溪之門令尋孔顏之樂將以為終身規因扁所居之軒曰致樂間走翰林丐予文記之予惟飲水枕肱樂在其中孔之樂也簞食瓢飲樂而不改顏之樂也孔顏弗以貧賤累心其樂自若盖方寸之間義理昭融上下無間雖千金之產萬鍾之祿曾加毫末於我哉有意孔顏之樂當致夫克己之功則人欲亡而天理存不愧不怍心廣體胖樂也何如彥暉氏從

享於斯則孔顏之域可階而升其視夫世之所樂者相去奚翅千百哉軒居高明政務都攝者燕豫翁端坐一榻俯仰上下雲行水流其必有契矣揮氏試以語予予將有所記焉

雪誦軒記

士業詩書以誦為事作之眾之奧之非誦也必也朝誦夕誦雨誦暘誦飲食坐卧皆誦之則誦之功為至矣其誦之何非為辨音節奏可驗也句讀高下可觀也蓋辨其義利是非之趣究其取舍得失之理而誦之道之重若斯所以不可一日廢矣警[illegible]鄉原亮父世以詩書為

業邑之望也有子七人以七松名其所居之堂蓋期其子之材若松也繼而搆軒于堂之東西偏東曰雪誦西曰雲耕將至其子姓窮理而務本也其仲子仲徽氏又學成行優入太學謁予記其雪誦軒以告諸後人予謂當冬盛時同雲萬里密雪交下斯時也閭爐共酌擁衾高臥其樂也而能卷舒簡編相對聖賢伊吾之聲與雪相亂樂探性源以求道腴以理義爲樂幾人哉方雨雪嚴凝冱寒之際其勤若此而平昔能孜孜自勵可知矣若鄭氏子姓皆知夫名軒之義以志帥氣勤勵自將予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而好學之功非直見於仲

徽氏而彬彬輩出未艾也予進雪誦子姓於道德之地而功名富貴非所志因志記以告之

福寧堂記

筠居江右上流一山如鳳廻翔而集長江自西折而東日射江流水生五彩故筠之山曰鳳山水曰錦水室宇園林鱗次櫛比商帆漁艇往來鷗汀鳧渚間誠江右之勝地也地以山水之勝而人多壽祉好德義風俗樸茂淳靖有踰矣筠之士有曰毛氏與兄仲方弟仲良俱年富力學好從縉紳先生遊其父永壽年耳順祖德原歲望耄皆康寧好善不倦歲時伏臘子婦治中饋進甘毳

諸孫如蘭玉拜舞階下塤篪迭奏獻觴詠詩一門之内男女老少四世會集誠人家之善慶也或有題其堂之扁曰福寧堂仲才游京師介其郡貢士雷生毅求予記予惟洪範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其壽富康寧考終命四者之福皆出於天而人有不可得幸而兼也噫攸好德則出於人可以勉於己而致美毛氏之好德義多壽祉詎無所自耶蓋天下無理外之福惟樂善循理則天之所以福於人者不求而自至焉顧其理為何如煩記予言于堂之壁必有以予為知言

存心堂記

士惟知貴賤重輕之理則在己在物有所取舍矣夫己之貴而重與物之賤而輕庸衆人皆知之昧者則汨厥性悖厥命棄厥身以貿權利市聲色資快樂眩瞀迷惑顛倒錯亂弗物交己已化物者幾希惟燭理之明知道義身有之守其貴持其重則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而天下之物舉不足以動其中予於存心堂有以識其取舍焉南昌萬崇德父世爲詩書簪纓大族當元季兵革嚎居東墟之上題其堂曰存心因以自號厥後其子敬以文無害居大府授正八品秩試政冬官謁予記其堂予

聞孟軻氏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誠能存心以仁則居天下之廣居存心以禮則立天下之正位此君子所以與人異矣崇德父號於身使遠近稱之思晶諸已也揭於堂俾子姓誦之思紹諸後也崇德父其君子人歟敬服膺斯訓朝斯夕斯孟求其已之貴而重者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則萬氏之賢者弗失其世美矣後之登斯堂有觀予記者知方寸之地有至貴而重者存雖在夫操舍之間人能反身而求之孰謂僅無君子而彬彬輩出率有異於人矣

忠孝堂記

天地間自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而人為天地間至難得者也以至難得之人而得夫一定而不可易之理則其人貴且尊為何如耶其理謂何為臣當忠為子當孝一定而不可易者也世之為臣子者能盡斯二者斯不負為天地間至難得之人也歟留守後衛指揮僉事賈忠氏齊南名士其父奉原公先任北京忠義衛百户歿於王事忠襲職屢殫功績進今官扁其所居之堂曰忠孝或曰臣事君以忠子事親以孝一定而不可易之理人人所知也何異而書之有對之曰書之者非所樂知也將以進於行也况兼斯二者乎以至祥之孝世謙其

忠不足以趙苞之忠史惜其孝不逮能兼斯二者誠有謂至難得之人也今之人稱古之忠臣孝子莫不歛衽起敬歆艷嘆伏顧自有至理而不思所以行之此指揮公揭諸堂以自警也狐突有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士之制也百户公能以身為教指揮公能以父為學皆無愧於古之人矣抑予聞實勝善也名勝耻也君子所以日孳孳不息者懼名之勝於實也指揮公事母夫人以供子職夙夜勤勞臣節以備其實有在焉予史氏也世之忠臣孝子法所當書固書以告于後之人勸